

塞北的凌晨

■蔡佩洲

志泽却连发了几天高烧。

“炸点分机、炸点显示目标、TNT炸药……今天这场演习，到位！”刘书成望着阵地，连队兄弟们的一个个黑影在跳动，他的心头激起热浪。

昼夜，每天睡眠不到4个小时，说不辛苦，那是假的。王聪用裹扎着的棉手套摸了下鼻子，“车里有红牛。”他撂下一句话，转头修检车况去了。

长龙再次起航。张超、王聪分坐在车队首尾，坚毅的眼神向远方延伸，那个方向就是打赢！

建超也只能妥协：“演习结束，你给我回连队好好休息！”“好啦！”刘磊应道，一头钻进车舱。

孙建超耳边，好像响起了电磁环境构造车轰鸣的马达声。

四

凌晨6时，懒惰的朝阳才倾洒一点点温暖来到这片土地。

营区的空地上，一辆辆巡场勇士车线状排列，蓄势待发。在训练场的边缘，伫立着176块边界划分石碑。这些看似渺小的界石作用非凡：是提醒百姓莫入部队演训场的警示，也是巡场人方向的航标。

“康明，我们从零号界石出发。你带队往北，我往南，今晚176号界碑见。”四连连长段松锴淡定的声音从指导员康明的对讲机里传了出来。“今天可是兄弟单位实打实的演习，咱们可得注意误闯进场区的百姓。仗打胜了，明天庆功！”两人咯咯地笑了：“走，集合动员去！”

操场上，官兵阵型整齐，呼出的热气与冰冷的空气邂逅，瞬间升腾起煞白的气体，凝结在面罩上。

战斗即将打响，对留守的官兵和即将出征的四连，教导员张浩要进行动员。张浩站在野战桌旁迟迟未讲话，目光从排头扫向排尾。防寒面罩包裹下，一双双透亮的眼睛散发着奔腾的热量，他感受到了每名官兵身上那股子劲儿。

“四连，你们连队怎么没穿大衣？”张浩扫视了两圈，发现四连官兵全部扎紧腰带，昂首挺立，没有一个人因为寒冷而蜷缩脖子。

“巡场时间紧，大衣太厚，开起车来操作不方便。”四连连长段松锴笔直地站立在连队最前头，语调淡然而有力。

“同志们！”张浩被大家的言行震撼了，解下大衣狠地摔在桌子上，瞪大眼睛，一股子硬气从丹田涌了出来。手上的动员稿也被他扔在桌子上——在官兵身上迸发出的血性与担当面前，一切话语都显得毫无力量。他咬紧牙关，丝丝潮红在冻得发白的脸上泛起：“誓做瀚海绿洲砺剑石！”

“杀！杀！杀！”惊雷般的怒吼，像出征的号角，响彻草原深处。

根在黄土地

■宋山苍

的常态，单调的稻田一眼望不到边，仿佛也望不到希望。

为了鼓舞士气，苗连长开始让永茂写标语、出黑板报。永茂白天在地干活，晚上挑灯夜战，找书籍查资料，把励志的话语摘抄到黑板上，激励大家战胜困难。永茂的文化小阵地在战士中掀起阵阵涟漪，休息时看黑板报成了大家的首选。他还学着写好人好事、先进典型，常常加班加点，却自得其乐、从无怨言。

苗连长被这名新兵吃苦耐劳、乐观豁达的精神感动，把他调到连队当文书。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永茂还照着《解放军报》和《战友报》认真学写新闻。别人看过的报纸，他从头到尾细读，研究文章特点和写作风格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永茂的第一篇“豆腐块”发表在《战友报》上，虽然字数不多，但能变成铅字，让这个怀揣梦想的陕北小伙子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。永茂的稿子不断在报纸上出现，被苗连长推荐到团部搞新闻工作，后来调到团部宣传股任新闻报道员。由稻田到团部，永茂开启了他的新梦想。

和永茂认识时，我已在师部从事新闻工作两年多，相似的生活经历和部队成长足迹使我俩一见如故。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和电子邮箱，我们都是把稿子写好后天工整地抄到稿纸上，折叠封好，盖上部队三角戳再寄走。有时也会送稿子到报社，向编辑当面请教。我和永茂约好，他每次在团部门口的大柳树下等我，我凌晨乘坐3个多小时长途大巴与他会合，再经过2个多小时到达北京火车站。山峦重叠，山路弯弯，那时的长途大巴都没有空调，冰冷的车厢就像冒着寒气的铁盒子，冻得双脚无处安放。北京火车站有一个24小时开放的邮局，我和永茂在路上构思哪些稿子写得妥当，还可以坐在邮局修改。我俩换乘地铁到各个报社送稿子，跑一天不吃饭是常事，吃上个煎饼果子就觉得无比幸福。永茂话不多，严谨、细致、谦虚。我俩只要约好，无论刮风、下雨还是下雪，无论长途大巴迟到还是早到，他都提前在那里等着。

3年前，我回部队老营区，经过团部，看到门口那棵粗壮的大柳树依然枝繁叶茂，神采奕奕，依然能想到永茂当

年等我的模样。

永茂在团部干了11年，转业到家乡的央企，依旧笔耕不辍。素质过硬的他后来竞聘到机关宣传部门，主要负责宣传油田勘探钻井工作。哪里有油田，哪里就有永茂采访的身影。黄土高原沟沟峁峁，远看在眼前，走起来没有边，坐大巴，乘便车，甚至农用拖拉机，只要顺道他都搭过。

常年早出晚归以及上山下井的不规律生活，让永茂几次突发疾病住院。领导考虑永茂常年到一线采访太辛苦，建议他到位于成都的总部机关工作，发展机会也多，永茂婉言谢绝了。他说：“我生在陕北、长在陕北，军旅生活培养锻炼了我，我是黄土地的儿子，我的魂在陕北，我的根在黄土地上，梁峁沟壑、油田井架，生产一线、勘探现场才是我的主战场，不能丢了阵地到城里享福。”

如今，永茂依然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陕北黄土地上的千沟万壑，用笔和镜头书写记录着油田勘探一线。上高坡、下沟壑，他乐此不疲，不急不躁。就像这久经风霜剥蚀、雨雪冲刷的黄土塬，看似表面平坦，实则深邃久远、厚重弥坚。

世相一笔

我们那片，大伙儿都认得脸部左侧有颗痣子的老班。

他在小区人防工程的口部房开了间理发店，大约15平方米。店铺掩映在一棵老槐树下，推开店门，是一小片四四方方的广场，西侧的路边矗立着一棵棵有些年头的杨树，颇为齐整。

老班住在小区一栋灰色的楼房里，小区是个老小区，儿子的房。住得久了，老班动了开理发店的心思，一半是怕手艺忘了，一半是心疼儿子的钱。

这一天是小年，老班在口部房里左手捏着梳子，右手的推子在客人微微秃顶的头上游走着。下午的斜阳照进来，店内暖暖的，老班知道差不多这是今天最后一位理发客了。

“老班，买票了吗？”理发客说。

“大年三十儿，下午到家。”

“够晚的！”

“嗨，等儿子一块儿走！”

“老伴没来店里？”

“忙年呢！粘些糖瓜。”

一地碎发，长长短短。累了一天的老班和理发客道别，开始清扫满地黑白夹杂的碎发。每次看到剪下来的黑发，他都会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模样，再看一下镜子中的自己，进入眼帘的总是那颗渐渐老去的瘡子，这让他有种隐隐约约的沮丧。

忙完理发的事，出了店铺，不远处有4把铁椅子，围着石桌，老班在东侧坐下来，摩挲着他那把紫砂壶，似看非看石桌上的棋局，只观棋，不言语。对弈的棋友，坐在南侧的瞄了一眼老班，说：“今儿个新年，还没收？”

“再等等！”

“啥时候走？”

“三十儿！”

“年根儿我再剃，没涨钱吧？”

“没涨。”

望着空旷的广场，一小孩右脚踏在滑板车上，左脚一下一下蹬地前进。老班不由得想起儿子，而立之年还是单身。

广场尽头，穿过那一排齐整的杨树，远处高高低低的是楼房，灰色、蓝色、黄色……他想，儿子怎么就敢在北京买房呢！有几回和儿子争执起来，说回老家湖北多好，房子便宜，也不愁找媳妇儿。儿子说北京包容，有气度。老班开始一年一年地理解“包容”，觉得北京的春夏秋冬、四季分得开，不黏糊。当然还费多少周折，就用那个人防工程口部房开了个理发店。闲着的时候，端着茶壶走出店铺，和闲人扯闲篇儿，很是惬意。

日子晃悠悠悠就到了大年二十九。上午开门，一位理发客走了进来，然后选了把圈椅，坐等理发。抖了一下围布，系在客人身上，心中有数的老班，几推子下去就有了发型。这时理发客说：“老班，看新闻了吗？”

“没看，哪有那闲工夫！”

“武汉今天‘封城’。”

“封啥？”

凯旋

■薛清波

就这样悄然撤离了武汉城，没有鲜花没有掌声。

当人们还在凌晨梦里，子弟兵战“疫”凯旋班师回营。向英雄的武汉人民敬礼！

再见了美丽的江城，不需要人民感谢，不需要夹道欢送，闻令而动，勇挑重担，敢打硬仗，这就是人民子弟兵！

就这样悄然撤离了武汉城，没有鲜花没有掌声。八十多天与死神拼杀，保卫武汉不惜青春生命。殷殷嘱托牢记心间，把人民生命举过头顶。

不需要人民感谢，不需要夹道欢送，闻令而动，勇挑重担，敢打硬仗，这就是人民子弟兵！

就这样悄然撤离了武汉城，没有鲜花没有掌声。口罩能勒伤脸颊，却掩不住白衣战士的忠诚。汗水天天浸透衣背，换来无数生命起死回生。

不需要人民感谢，不需要夹道欢送，闻令而动，勇挑重担，敢打硬仗，这就是人民子弟兵！

母亲为我洗军衣

■王文福

长长的思念变成了到家的欢喜，母亲说，衣裳换下，给你洗洗。

理发店

■许金普

“哎哟，你真好！早晨的新闻！”

这两天，老班也一直关注媒体上播报的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，但他没想到会采取这么严格的防控措施。等着回老家过年的老班犯了嘀咕，推子在手上开始变得迟滞。

老班和他老伴没有像往常一样等到午后斜阳照进来，草草打打扫了一番，关门上锁。

疫情还在蔓延，身在北京的老班一家3口在除夕这天，过得有些茫然。老班握着手机，刷着微信朋友圈，手指划动着新年祝福和疫情交织的消息，不能回老家过年的失落化为对亲人的牵挂。儿子说：“老爸，我和叔叔视频，看他戴着口罩，说出现了低烧，正在等医院的床位。”

“看来北京还好。”老班应着着儿子，走向阳台拨通了弟弟的电话……

时光冷清地进了鼠年，老班一家守规矩，一直待在家里。老班每天都爱望向窗外，小区里安安静静，难见人影。

终于盼到初十恢复上班的这一天，老班戴好口罩，拎着暖壶，还有那把紫砂壶，到店铺迎接熟悉的理发客。可是老远他就看见门上有两张交叉的封条，走近再看，是人防部门的封条，还有一张告知书，大意是口部房暂时停用。老班站立在那里，想想也对，这个时候健康为重！

老班没有急着回家，在店铺前围着石桌靠东侧的铁椅子上坐下来。广场上静静的，他听到老槐树枝叶的簌簌声，以为是鸟儿鸣叫，抬头寻去，未见踪影。老班发呆的当儿，戴口罩的儿子也坐在了旁边的铁椅上：“老爸，好消息！说是因为疫情，店铺的费用免了。”

“呃，是这样！”

“人防网上发布了！”儿子说着，划动了一下手机页面。

“那好，那好！北京讲究。”

“天冷，老爸，咱回吧！”父子俩回到家，老班把毛笔找出来，铺好宣纸，郑重地写下：“启封之日，一月有效，一剃一洗，老班恭候，分文不取。”然后一方红印，缓缓地盖在宣纸上。老班说：“把这个贴到店铺门上吧！”儿子诧异地望着一眼父亲。

老班说：“得包容！”

几年没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阳光一样，照亮我的记忆。

母亲的几根白发刺痛了我的眼，脸上的皱纹把多少艰辛刻记。可是她从没有告诉我，像大海，把苦涩都留给了自己。

母亲轻轻揉搓着我的军衣，可会想起总是弄脏衣服的小淘气？我是在母亲的洗衣声中长大的呵，洗衣声声是深情的母爱情。

那年，我在母亲和军衣之间选择，母亲毅然送我穿上国防绿。今天，母亲对军衣还是这样喜爱，我真想给母亲敬个军礼。

母亲呵，是在洗去堆积的思念，把团聚的欢乐珍藏心底。母亲呵，是在把她无尽的爱，藏进我军衣的每根纤维里……

春天的问候

■马晓晔

当崭新的台历掀开新的一页，腊梅便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，却掩不住白衣战士的忠诚。麦苗间香而动，拥挤在村庄周围，等候一场雪的到来。

燃旺的炉火前，新年的收成，被摆上日程，满屋发酵的农事，乘着炊烟出逃，一不小心，与麦苗撞个满怀，洒落一地春天的问候。

短笛新韵

一瓣心香

永茂和我相识在燕山深处的军营里。

那天，我在师部宿舍看书，听见有人敲门，打开门后，一个身材中等、脸色黝黑、头戴厚绒军帽的士兵站在门口。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：“班长好！我是××团的新闻报道员齐永茂。入伍比你晚一年。”我一听他来自老部队，而且是老乡，赶紧让进屋子，倒上茶水开始聊了起来。

永茂出生在革命圣地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，是听着红色故事长大的，写得一手好字。他训练刻苦，刚下连队不久，部队就接到去唐山种水稻的命令。3月的海风吹得人透心凉，冰碴子还残留在地里，插秧时寒气刺骨难耐，好多战士打起退堂鼓。从黄土地垌梁里走出来的永茂对种水稻更是一窍不通，但经过思想调整，很快融入对军营的热爱和激情中。缺觉、疲惫不堪是农忙季节



秋江霜艳(中国画)

张建明作